

# 少年 杨坤如

□肖建国

（本土历史人物文学创作）



壹

雨夜魅影

东江河里水涨涨落落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秋风冷月。

树木长大了，村庄也变得破旧了。北京城里一波又一波地变法，不仅没有成功，反而让更多洋鬼子驻进了沿海各大城市。连东江里时不时都有洋鬼子的小火轮，突突地冒着白烟闯了进来。

这一夜，乌云密布，暴雨说来就来，水苑村民很早就睡了。已过12岁的小坤如却在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。前天是他的生日，阿爸特意从归善县城赶回来为他“解锁”。按照家族习惯，芽仔过了12岁，就等成了人，要逐渐参与家中的事务，慢慢挑起家里的重担。

阿爸给他倒了一碗米酒，眼里充满忧伤。小坤如知道，这些年，阿爸为了这个家庭操碎了心。阿爸会些拳脚功夫，是天元商行的旗手护卫。商行的货物无论陆路、水路行走，或是上佗城下广州，他都要紧紧跟随，确保货物、人员平安。这些年风雨行走，刀尖舔血，也不过给家里盖起了一院青砖瓦房，让一家老小有个安身之地。现在他白发日添，手脚也不大灵便，随时都有被辞退或“失手”的危险，日子难熬啊。

小坤如一饮而尽碗中的米酒，瞪大一双虎眼，满怀豪情地说：“阿爸，我不去读书了，跟你一起捞世界，赚很多的银子，将来建一座豪宅，养一个戏班子，让你颐养天年，好好享受享受。”

听儿子这么一说，杨家阿爸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，眼里也充满笑意。这父子俩，都爱听粤剧，特别是琼花会馆李文茂演唱的《铁血红伶》，父子二人都可以对唱几段。

正沉浸在回忆之中，忽听到落雨声中传来不一样的响动。“嚓嚓”“卟卟”，在叭叭叭的雨水中时有时无，像动物前行的脚步声。刚听时，还有些远；再听，已靠近院内。轻飘飘的，如鬼魅一般。小坤如汗毛倒竖，神经一下子绷得紧紧的。说不害怕是假，毕竟小坤如才12岁。虽然说他自小跟阿爸学过南拳，有武术功底，但临危处事的经历还是一片空白。

解完锁的当天下午，杨家阿爸就返回了县城。临走时，曾对小坤如说过，遇事要冷静，不能害怕，越怕就越胆怯。只要有足够的胆量，鬼怪都会躲着你。想

## 楔子
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。西方列强开始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借机加重田赋，农民苦不堪言，各地反清起义不断涌现。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马尾海战失败，导致中国的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的海权拱手让给法国。也就是这一年，在惠州府汝湖镇靠近东江边名叫水苑的村子里，有户杨家的孩子呱呱坠地。洪亮的嗓门，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让半条村子的老人感到心惊。瞎眼七爷摸了摸婴儿的脸，又向西望了望，仿佛看见如血的残阳。他轻叹一口气说：“这芽仔，命硬，性刚，易犯太岁。应起一个柔性的名字，方可逢凶化吉。坤者，柔也；如者，顺也。就叫坤如吧。”

杨家阿爸赶紧鞠躬拜谢，并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利是，往瞎眼七爷口袋里塞。却被瞎眼七爷硬生生地拦住了。

杨家阿爸一脸茫然。转头再看看襁褓中的婴儿，这已起名为坤如的芽仔，正瞪着一双虎眼在呵呵地笑。

## 叁 要当县长

一晃，三年过去了。小坤如算是彻底长大了。

再有一年，即可学业修成。杨坤如的打算是继续读书，报考清政府在广州创办的新式陆军学校。他想当兵，想手握火枪，指挥军队，像兄长那样威风凛凛。

这一年，是庚子年。以六十甲子为一周期，天和干相连，地和支相连，经常会发生大灾大难。所以民间有顺口溜：庚子年，难种田；吃不饱，穿不暖；灾多，人心寒。

正如民间所料那样，这一年5月，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了武装侵略。吓得慈禧太后往西安逃窜，还美其名曰“狩猎”。

大清朝已经是乌云压城，风雨满楼，摇摇欲坠。

这天，杨坤如趁着休息日，从学校出来，到同窗黄维家中。黄维是潮州人，自幼随父亲博罗以经营茶叶为生。日子过得比较清苦，但黄父坚持要黄维多读书，这和杨坤如的家教如出一辙。所以，两人在一起非常投缘。黄维比杨坤如大两岁，接触人多，见的世面比较广。他经常会和杨坤如讲洋人的一些科学文化，比如老百姓见到官老爷不用下跪，叫平等。听得杨坤如一愣一愣的。他还抨击清廷政治腐败和社会不良风气的行为，都让杨坤如深受触动。

还没走到茶叶店，就听到前面人声嘈杂，哭喊一片。其中还夹杂着打骂声、呵斥声和摔碎东西的声响。杨坤如小跑几步，远远就发现头戴遮阳斗笠的公差，正挨着铺面一家一家搜查革命党人。领头的是位大胡子，手里拿了一把短铳，众人叫他彪爷。其他人员有拿砍刀的，也有拿火枪的。猛然看上去，若不是有明显的官服标识，还以为是一群土匪。

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店主见公差过来，赶紧笑脸相迎。生意稍好的，赶紧掏出银子打点；生意不景气的，则拿出店里货物相送。就这，公差们还不满意，骂骂咧咧地满屋翻腾。走到茶叶店前，黄父不顾体弱多病，急忙迎了出来。并交代伙计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让后屋的黄维出来。同时准备好茶叶，给公差们每人塞了一饼普洱。

没想到彪爷甩手就将茶饼扔到地上，并狠狠踏上一脚：“黄老板，你今天可不能用茶饼打发我，我是来搜查革命党的。搜出来，那是杀头之罪。”

黄父这段时间本来就有病，这一吓，更是面无血色：“彪爷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家维仔求学读书，我和伙计看店，每天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哪里会认识革命党人。”

彪爷撇着嘴，将短铳的枪口吹了吹，眼皮一翻说：“可你今年很忙啊，大半年了，你也不到我府上言一声。”

“彪爷犯罪，今年开春，我就病倒了。胃痛难忍，经常吃药，稍走远一点，都浑身冒汗，虚脱无力。不信，可问问左邻右舍。”黄父边说边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包，递到彪爷手上。彪爷掂了掂，冷笑一声：“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，兄弟们，给我搜。”

黄父伸手阻拦，没想到被彪爷一脚踢倒在地。正好被冲出来的黄维看到，黄维大怒，挥拳向彪爷打去。一向嚣张惯了的彪爷哪见过这阵势，他躲闪不及，腮帮子上重重挨了一拳，嘴角顿时冒出鲜血。

彪爷气急败坏，对着黄维就扣动扳机。没想到“嚓”一声，子弹壳壳了，短铳并没有响。彪爷边向外躲边吼叫：“兄弟们，把他抓起来，他就是革命党人，抓住

重重有赏。”

公差团团将黄维围住，黄父勉强站起替儿阻挡，叫黄维快跑。可哪里还跑得开。此时杨坤如已赶到，见黄维被困，立马冲进去解围。

杨坤如是学过功夫的，他一出手，立马扭转局势，公差被打得连连后退，不再进攻。杨坤如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于是见好就收。他走到彪爷面前说：“我可以担保，他不是革命党人，而是新学的学生黄维。”

“我呸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吗？你俩敢不敢和我到县衙走一趟。”彪爷咬牙切齿，目露凶光。

“去就去，我就不信没有说的地方。”黄维上前一步，与杨坤如站在一起。

“哈哈哈，那就好。有种就跟我来。”彪爷一阵狂笑，让公差围着两人向县衙走去。黄父看到他们离去的背景，一阵心悸，顿时晕了过去。

进了县衙，大门一关，公差仗着人多，如狼似虎扑了上来。黄维与杨坤如是来说理的，自然没有反抗。这一来，二人可就遭了罪，被公差夹住肩膀双背捆了个结实，狠狠一顿暴揍。彪爷更是处处下重手，棍子都打断两根。黄维当场被打得不能动弹，奄奄一息。杨坤如虽有功夫，但也被打得浑身是血，鼻青脸肿。

好不容易等到县官出来，没想到彪爷一口咬定两人就是革命党，还指着脸上的伤痕让县官验证。杨坤如刚想申辩，县官将惊堂木一拍：“大胆反叛，藐视官府，袭击官员，祸国殃民，死罪难免。来呀，将两人拉出去，东门菜市口斩首。”

好家伙，县官连问都没问，直接斩立决。

这一刻，两人心中是拔凉拔凉。要知道世道如此黑暗，官府如此腐败，不如反它，轰轰烈烈死一场。

可惜世上没有后悔的药。第二天，两人被拉到东门菜市口，只等午时三刻，斩首示众。

时间说快则快，说慢则慢。就在刽子手举起鬼头大刀时，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响起了震耳的枪声，两名刽子手应声倒下。只见数十名身手矫健的黑衣人，手拿火枪或大刀向官兵杀去。真正以命相搏，官兵自然不是对手，纷纷丢下武器，四处逃窜。

趁着人群混乱，这群黑衣人快速有序地将二人救出刑场。并安放在东江边的一条渔船上养伤。

五天后，二人体外轻伤已愈，体力也得到恢复。但却不知道是谁救了自己。杨坤如问船公：“阿伯，是谁救了我，我们要谢他。”船公指指嘴，发出啊啊声，原来是一个哑巴。

杨坤如正在惆怅，岸边却传来一个雄厚的嗓音：“是我。”

“大哥？”杨坤如抬头望去，正看到满面笑容的结拜兄长老

老陈钻进船舱，拍拍二人身体，很认真地问：“经此一劫，不知两位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黄维说：“我要拿起笔，揭露官府的黑暗，呼吁民众一起推翻这个该死的王朝。”

杨坤如却说：“我要当县长。”

“你要当县长？”二人异口同声。

“是的，我要当一个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县长。”杨坤如目光坚定，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好兄弟，你有这种想法，老子就去当省长，全力支持你当一个好县长。”三人同时站起身来，三双朝气蓬勃的大手就这样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

制图/杜卉